

世纪风云论衡

张世文 赵庆波 著



走过童话时代
德国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纪风云论衡

SHI JI FENG YUN LUN HENG

主编 魏克智

德国：走过童话时代

张世文 赵庆波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纪风云论衡

魏克智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三道福利化工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96 字数：2000千 插页：48

1997年8月第一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册

ISBN 7-204-03705-7/D·157 定价：160.00元（共八册）

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1949-1963年曾连任四届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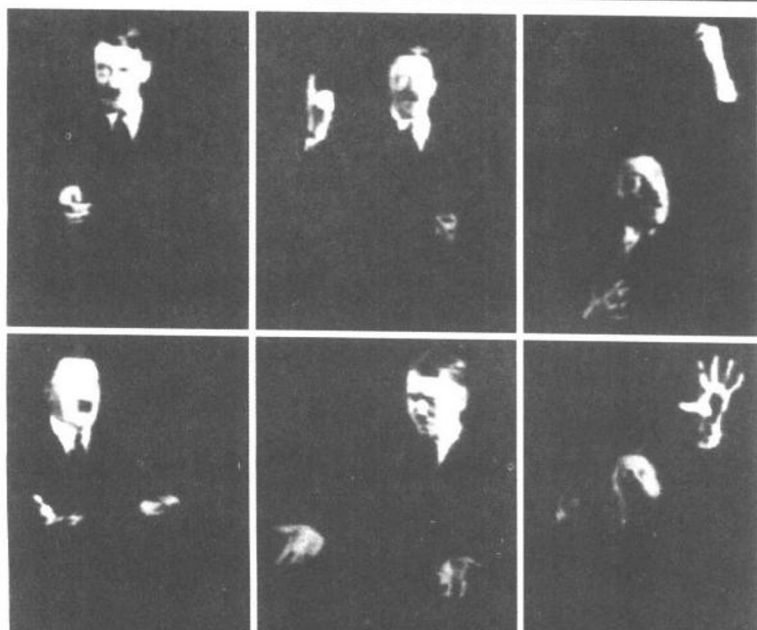


1984年10月，
西德总理科尔访问
中国，与邓小平同
志会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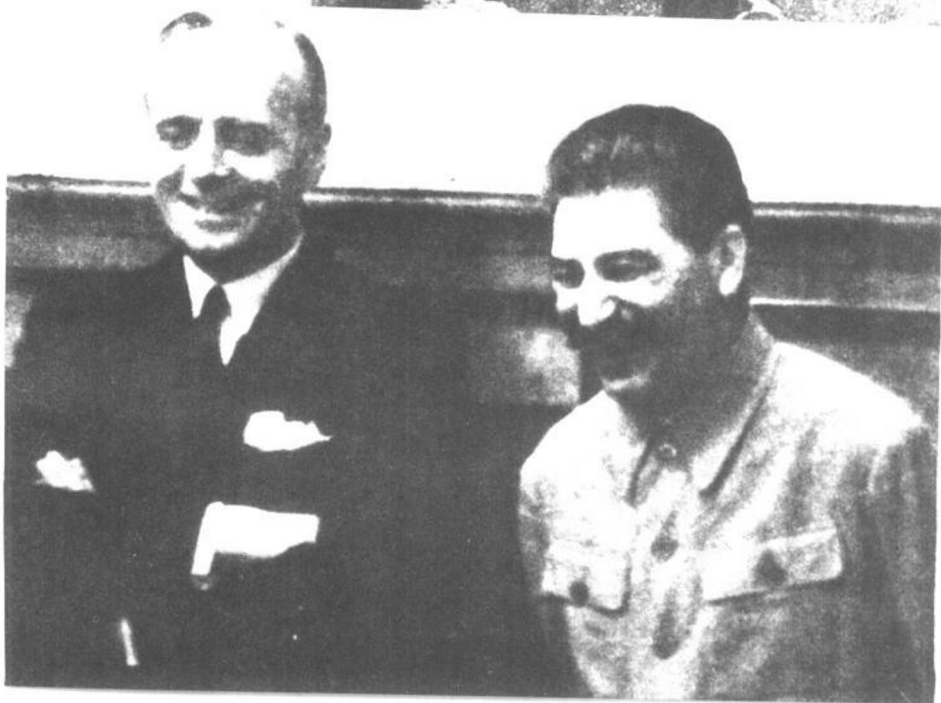
纳粹上台后，肆意搜捕屠杀共产党人。
图为戈林（双手叉腰者）非法审讯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委员季米特洛夫。



希特勒为了取得最佳煽动效果
而精心设计的各种演讲手势。

希特勒和他的空军元帅戈林在策划对英国的空袭。

二战爆发前，德国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下图为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前来进行条约谈判的德外长里宾特洛甫。



德国在一战中失败后，派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听候战胜国的处置。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在一次纳粹党反政府示威游行集会上。



1986年10月，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来中国访问，受到邓小平同志的热烈欢迎。

1987年9月7日，昂纳克首次正式访问西德。
从此，两德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





1989年11月9日，
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
林墙后，滚滚人流涌
入西柏林。

1994年8-9月，
俄、美、英、法驻
德军队先后举行撤
军仪式。下图为德
国总理科尔和俄罗
斯总统叶利钦在俄
国撤军仪式上。



引篇 从一份名单说起

在我的面前，摆放着一份名单。

如果您碰巧对我们这本书的题目稍微有一点兴趣，那么您一定会从这份名单中发现您所熟悉的名字，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个，几个，而是十几个，几十个，甚至更多。

比如，您很可能喜欢音乐，经常独自一人或与您的朋友一起，徜徉、陶醉于人类用另一种话语编织出的奇幻、美妙的世界之中。那么您就会从这份名单中发现贝多芬，这个倔强的、充满激情的人类命运的歌哭者、呐喊者。您的脑海立即就会升腾起诸如《命运》、《英雄》、《悲怆》和不朽的《第九交响曲》的旋律。这位不幸失聪的人，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您还会发现巴赫，那个寂寞终生到死后才被人们推上荣誉顶峰的音乐奇才。还有亨德尔、韦伯、门德尔松、舒曼、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约翰·斯特劳斯、瓦格纳、勃拉姆斯、……，这些都是巨匠大师级的音乐家，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们的知音和迷恋者。

也许，您喜欢文学——这是一门把人类的喧哗、骚动、呼号、

哀鸣浓缩沉淀在尺方之内的艺术。那么，您会从这份名单中发现歌德，那位长寿的文学家，他在挣脱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后，花了6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浮士德》。您还会发现格林兄弟——雅各布和威廉，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创作的童话。还有莱辛、席勒、霍夫曼、海涅、亨利希·曼。另外，欧肯、海泽、黑塞、托马斯·曼、萨克斯、蒙森、豪普特曼、伯尔，他们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还有伍尔夫、布莱希特、西格斯……等等。

或者，您爱好科学——这座由人类永恒的好奇心和不懈的进取精神构筑起来的大厦，它使人类的生活逐步变得富足、优裕、多姿多彩。那么，您会从这份名单中找到无数个闪光的名字，就象无月的夜空中繁密而璀璨的星星：最亮的两颗是爱因斯坦和普朗克，这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两座丰碑。还有经典天文学的奠基者、“天空律师”开普勒；提出燃素说，把化学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的柏策和施塔尔；发现太阳系中各行星排列规律的天文学家提丢斯和波德；证明了热可转化为电的塞贝克，论证了力的不灭性的迈尔；全面论证了能量守恒原理的赫尔姆霍兹；最先从无机物中合成了尿素的维勒；“化学之父”李比希和他的弟子霍夫曼及凯库勒提出了细胞学说的施莱登和施旺及将这一学说应用于病理学研究的微尔和发现了X射线并因此获得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伦琴；古生物学家奥佩尔；物理化学的奠基人奥斯特·瓦尔德；大陆漂移学说的创始人魏格纳；数学家莱布尼茨和希尔伯特；还有海克尔、魏斯曼、维恩、布森纳……。在1901—1945年的总共95名诺贝尔物理、化学奖获得者中，这份名单上共有26位。到80年代中期，这份名单上的各类诺贝尔奖获得者约有80位。作为一种荣誉和尺度，诺贝尔奖只发给那些在各个领域中为人类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但它并没有覆盖人类生活（哪怕仅仅是科学）的所有领域，要不然，这份名单上的获奖者队伍将会更加庞大。

如果，您有幸爱好哲学——这是一片由人类的智慧者占据的领地。您会从这份名单中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精神领袖和伟大导师，为人类描绘出了最美好的社会图景。您还会发现马丁·路德和闵采尔，他们都是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宗教改革家。还有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最渊博的学者、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接下来是一串更为思想界所熟知的名字，他们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最后是曾经把人们的思想导向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者叔本华，和鼓励人们狂热地追求权力，打倒偶像，大喊“上帝死了！”，热切呼唤“超人”而终于唤出了一个希特勒的癫狂思想家尼采。

您若喜欢历史和政治，这份名单上有克洛维、查理曼、俾斯麦、洪堡、勃兰特、科尔、昂纳克以及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父子。

您喜欢美术，这里面有丢勒。

对，您肯定喜欢体育，这是一种力与美、灵与肉、智与勇高度融和的人类生活。没有人会不喜欢它。那么，这份名单上有您熟悉的足球明星贝肯鲍尔、鲁梅尼格、马特乌斯、克林斯曼、穆勒……；游泳名将奥托；赛车好手舒马赫；网球名将贝克尔、格拉芙以及几百名奥林匹克金牌选手。

在这份长长的名单的背面，还有这样一些名字：希特勒、戈培尔、戈林、希姆莱、赫斯、鲍曼、威廉二世、兴登堡、鲁登道夫、隆美尔、莱伊……等等，这些人，曾经把几亿人拖入灾难。

不必再列举了。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这份名单上的人先后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度，那就是——德国。

面对着这份名单，我往往禁不住想起德国伟大诗人海涅的那首著名诗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诗的内容，我已经淡忘了，但它的题目却深深地印刻于我的脑海中，时时引发起我对于

“德国”的许多思索。

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确像一部“冬天的童话”。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这个民族所留下的一页既令人钦敬，又让人心痛。它在思想、文化、科技、艺术领域里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整个人类造就出了一代代巨匠伟人；而同时，它也几度把自己、把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拖入战争的深渊，使善良的人们蒙受了战乱和灾难。

如果我们用一种宽容和谅解的目光去观照一下这个民族在过去漫长历史时期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发现，它太像一个任性的孩子，过久地流连于童话和幻想的世界中，迟迟没有长大、成熟。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曾经领教过它的野性、顽劣、刁蛮、乖张、暴戾、凶悍、喜怒无常甚至疯魔颠狂。歌德是这个民族的先觉者，他曾既充满理性又饱含深情地对自己的民族作出这样的评判：“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也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使高尚的精神和高度的文化深入到我们同胞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长期以来他们始终是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之中。”诚哉斯言！不然，在一片曾培育出人类文明的参天大树的园地里，何以屡屡有“恶之花”出现？

我翻开这部童话般的历史。书中有大灰狼、小山羊，有忍者龟、圣斗士，有魔鬼，有天使，还有特洛伊木马和潘多拉的匣子……。这是一部流浪征战的历史；一部汇融着血和泪、仇和恨、梦和欲的历史；一部交织着分与合、兴与亡、骄傲与耻辱的历史；一部混响着战马的嘶鸣声、枪弹的呼啸声、吸血鬼的狞笑声、濒死者的惨叫声、正义者的呐喊声和无助者的哀号声的历史；一部布满着碉堡与陷阱、歧路与荆棘、悬崖与绝壁、苦海与深渊的历史。

在这部历史的扉页上，赫然写着：“能靠流血获得的，就绝不靠流汗去获取。”

在接下来的史页中，我看到一群长发披肩、肢体半裸的“野蛮人”，瞪着血红的眼睛，挥舞着长剑，奔突于波罗的海边。他们在严冷的气候和艰苦的生存环境中，磨炼出了旺盛的生命力、雄健的体魄和强悍的性格。为了生存，他们四处掠夺、征战。他们所有的人都爱好战争，从战争中获得食物、女人、奴仆和荣誉。由于长期生活在具有高度严密组织性的军事制度之下，他们形成了服从集体、效忠首领、迷信权威的共性。在他们的血液中，涌动着强烈的征服欲和英雄主义精神；同时，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排斥甚至消除异己的强烈愿望也与日俱增。当中国、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古代文明蓬勃发展并进入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后，这些酷爱战争、逞强好勇的人却依然被文明拒绝着同时也拒绝着文明。

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园观念和明确的四至疆界意识，只管不断地将边界线往外一扩再扩，并在不断地对外征服中膨胀起一个野心勃勃的世界帝国之梦。但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却长期阻止着这个梦想的实现。当查理大帝刚刚把梦中的帝国蓝图绘制成一个草稿之时，他的后人们便闹起了内讧。先是他的三个孙子三分天下，接着是上千个王侯骑士割据一方，长年混战。好战而又自私的大小诸侯们在西罗马的废墟上同室操戈，延续了长达千年的“战国”时代，把一个圆满的帝国梦撕成碎片。而同时，骄傲的条顿勇士们则充当起列强的鹰犬，四处烧杀、掠夺，在欧亚大陆踏起滚滚狼烟。

“德意志的目标是它的基督教抗议宗精神——不单纯是路德时代的那种抗议宗精神，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抗议宗精神，一种对罗马世界的持续不断的反抗精神……他们从来不同意把自己的命运和原则与最外边的西方世界的命运和原则融合在一起。”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如是说。

“有些人以我们德意志人——而且只有我们——从没有被罗马人征服而自豪。对于热爱德意志祖国的人来说，倒是应该为这个事

实悲叹，因为这正是我们远远落后于许多欧洲民族的原因。”德国作家伯内尔如是说。

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外部世界的一切秩序和规范的蔑视与拒绝心理，使德意志人经常顾影自怜，形只影单，他们表现了一种对外来压制的可贵叛逆和可怕仇恨；往往陷入一种迫害狂的妄想。他们性格中的许多缺陷终于为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30年战争彻底埋葬了他们的第一个帝国梦，使他们沦为强国的附庸。

拿破仑的铁骑踏遍德意志各邦，也无情地蹂躏着日耳曼人的自尊。混杂着自强精神和复仇意识以及征服欲望的德意志共同的民族情感突然间爆发。哲人们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大邦的君主们则跃跃欲试，要用铁和血把德意志托向荣誉之颠。在这里，一种雄心勃勃的“世界精神”和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相伴而生。人们痴迷于浪漫的幻想之中，渴望一位超人来领导他们称霸世界。黑格尔就曾公开鼓吹民族和种族不平等。他宣称，德意志人是世界精神的绝对权利的承担者，而其他民族（首先是斯拉夫民族）都是“没有历史”的民族，他们没有权利只有义务服从德意志民族；每一个历史时代，“世界精神”、“世界理性”只选择一个民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德意志民族就是担负这种使命的民族，它是优秀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今日的世界就是日耳曼人的世界；日耳曼民族为了实现“绝对真理”应向外扩张。因为“奋发有为的一切伟大民族，他们都是向海洋进取的”，所以它应当“推出于自身之外而向外方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资料。”

在启蒙运动、狂飚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德意志的青年们，心中充盈着民族狂热、英雄崇拜和建立功业的渴望。在这种幻想的背后，则隐藏着黑暗、恐怖、暴力和死亡。他们甚至公开声称：“人类必须学会如何互相残杀。这比由于天命倒毙更可贵。……在世界上，战争是常事，很自然。在地球上必须有战争。”

诗人们用自己的笔锋把仇恨的种子撒遍德意志土地的各个角落，极力美化战争与暴力，对军国主义大唱赞歌，号召人们要建立大一统的世界，复兴神圣罗马帝国。这使得从来就没有明确的国家观念当然也就不懂得应该去尊重别人的国家的德意志人在唯我独尊的思想驱动下，把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当成了自己的国家。

浸满毒素的土壤中，终于开出了罪恶的罂粟花。俾斯麦一手把德国扶上了一匹烈马，从此，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策马驰骋，把世界变成了战争的漩涡。只要你看一看下面的记录，你就会领略到德国人是多么地易于冲动和爱好战争：当1914年8月1日，威廉皇帝终于在宣战书上签字之后，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立即涌上街头，他们兴奋地互相转告：“开始了！”“开始了！”接着是响彻云霄的“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声和欢呼战争的口号声。“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一种庄严的感情之中：战争，战争，大家都是家人，……接着，黄昏的天空中响起庄严的声音，喊声像闪电雷鸣，刀剑叮当如波涛汹涌，对着莱茵河，对着德国的莱茵河怒吼”。大街上铺天盖地地招摇着宣传标语：“一枪干掉一个俄国佬”，“一刀捅死一个法国佬”，“一脚踩死一个英国佬”，“一拳打死一个日本佬”……。然而仅仅过了4年，德意志人的第二个帝国梦便灰飞烟灭。

在深深的屈辱中，德意志人并没有诚心思过。在隐忍中他们自强，在自强中他们等待，等待复仇以洗刷耻辱。就在凡尔赛和约签字的当天，《德意志报》就在头版用大字印出：“复仇！德意志民族！不要忘记这件事！”随之，一只“幸运之狼”——希特勒，应劫而生。德国人把魔鬼捧为上帝，把瘟神视作救星。连七八岁的孩子们都集合起来了，在军训营里，他们面对希特勒的画像，齐声高呼：“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神和力量献给我们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

在一片惊惧的目光中，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战车隆隆起动。希特勒狂躁不安地转动着地球仪，声嘶力竭地叫嚷着：要把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国家，把一切根本没有资格存在的国家和民族，统统抹掉！在他的驱赶下，德意志人又一次跌入罪恶的深渊。他们被剥光了衣服，套上了枷锁，在全世界人民的唾弃和责难声中，屈尊纡贵地生活了40年。

是真正的反省改过，还是又一次卧薪尝胆？这个任性的孩子长大了吗？那个童话时代结束了吗？当德国人终于从分割的痛苦中，从历史的夹缝中，从冷战的尴尬中，从无数道绳索的捆绑中挣脱出来的时候，人类又一次睁大了警惕的眼睛。突出重围的德国，位居欧洲心脏的德国，财大气粗、经济实力仅次于美、日而超过英、法之和的德国，在历次欧洲大战中充当主角的德国，一再追求荣耀却又一再蒙受耻辱的德国，深怀着古老的“德意志帝国之梦”的德国，由自以为最优越的民族和人种组成的德国，从来都感到生存空间不够阔大的德国，各种自然资源绝对贫乏的德国，从来都被围困于大陆而没有足够的出海通道的德国，从来没有固定的边界也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的德国，尚有许多同族兄弟被分隔在其它国家的德国，各种极右势力、新纳粹分子再度死灰复燃、跃跃欲试的德国，……在又一个世纪和又一个千年期到来之际，会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世界？以怎样的面孔对待别人？它会成为“脱缰的野马”吗？会成为“冲进瓷器店的大象”吗？会把“欧洲的德国”变成“德国的欧洲”吗？会再次高举卐字旗吗？会成为“第四帝国”吗？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我想起了本世纪初英国战略家麦金德的那个著名论断：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整个世界。”